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一〇二回 青石樑上殺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

且說徐良酒已過量，進了山口，走到了青石樑，忽然起了一陣怪風。這一陣風，吹得徐良毛骨悚然，這透瓶香的酒本就怕風，被風一吹，就覺著兩腿發軟，二目發黑，身不由自主，來回的亂晃。徐良暗暗的吃驚，說聲不好，這就叫醉了罷？打算過這三段大梁，只怕有些難。正在心內猶豫之間，忽見石上蹲著一隻斑斕的猛虎，二目如燈，口似血盆，把尾巴絞將起來，打得山石吧吧的亂響。徐良見這斑斕的猛虎，把酒全都嚇醒了。那只猛虎躡山跳澗，奔過來了。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，右手掏出一枝鏢來，等著猛虎，看看臨近，徐良先把左手的鏢，對著猛虎的胸膛一抖手，正打在虎的前胸，跟著揮大環刀往虎前心一紮，說的遲，那時可快，把刀紮進去，趕緊往外一抽，自己一躲閃。那虎一撲徐良沒撲著，反倒中了一鏢，受了一刀，撲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若論虎的氣性最大，又往上一躡，夠一丈多高，唔的一聲吼叫，復又摔倒在地。那虎摔了三四回，方才氣絕身死。此時徐良隱在樹後，不敢出來，直等到老虎氣絕了後，方敢過來。這只猛虎雖死，仍是睜著兩隻眼睛。山西雁倒覺著後怕起來，又一想，這上清宮是去好，還是不去好？正在猶豫之間，見打山洞裡，蹭蹭躡躡出幾個人來，全是高一頭闊一膀年輕力壯的人。每人手中提定虎槍虎叉，過來都與徐良行禮，說：「我們全是獵戶，奉我們太爺之諭，在此捉虎，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治死。我們全在山窪山洞藏著，看見你老人家一到，就把虎治死了，是怎麼把它治死的？」徐良說：「不要緊，我鬧著玩兒來著，就把那虎結果了性命。」眾獵戶齊聲誇贊，又問：「你老人家真姓？」徐良說：「姓人。」獵戶說：「任壯士，到底是怎麼打的？」徐良信口開河，說：「我打它一個嘴巴，把它打了一個筋斗，又給它一個反嘴巴，又打了它一個筋斗，然後一撒手，一個掌心雷，就把那老虎劈了。」獵戶一聞此言，更透著敬奉了，說：「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們這裡有多少老虎，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。」獵戶說：「就是兩隻虎，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，皆因在閻家店外，把那虎一剝，這只虎就出來，傷人不少，在山裡傷人也不少。我們奉太爺之命，捉拿此虎，不料又傷我們獵戶五六個人。你老人家把虎打著，可算與我們除了害了，同著我們走罷。」徐良說：「上哪裡去？」獵戶說：「你不認得字麼？」徐良說：「略知一二。」獵戶說：「認識字，進山口時節難道沒看見告示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進山已然喝得大醉，全沒看見。」獵戶說：「我們太爺貼的告示，誰能打著這只虎，賞銀五〇兩，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，再給銀五〇兩，前後共銀一百兩。我們同著壯士領銀子去。」徐良說：「慢說一百兩，就是二百兩，我都不不要。」獵戶說：「你既不要銀子，見見我們閻掌櫃的去罷。」徐良卻情不過，只得跟著他們，復又奔山口而來。後面獵戶，把虎捆好，搭著上山。這一出山口，把信息傳與外面，頃刻間瞧看熱鬧之人不少。只見扶老攜幼，連男帶女，一傳〇個，〇傳百個，轉眼之間，擁擠塞塞，全是異口同音：「瞧這山西人，兩個嘴巴，一個掌心雷打的老虎。」也有瞧徐良的，也有看虎的。頃刻間到了閻家店，從店內出來〇幾個伙計，擁護著兩位店東，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，全是寶藍色的衣服，壯士打扮。獵戶給見了說：「這是打虎的壯士爺。」徐良與那二人彼此見禮，徐良總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，就告訴人家姓人。一問二位店東姓閻，是親兄弟二人，一位叫閻勇，一位叫閻猛。獵戶把那隻虎仍然掛在店外，叫眾人瞧看。店東把徐良領至裡面，進上房屋中落座，叫伙計獻茶，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只虎治死的。徐良也不能改口了，只有說：「兩個嘴巴，一個掌心雷打死的。」閻勇、閻猛二人連連誇贊，真是世間罕有之能。回頭吩咐，叫獵戶別把虎掛在店外，倘若再招虎來，那可不是當要的，教他們搭著上縣去罷。外邊獵戶答應，真搭著老虎上縣報官，不提。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酒。徐良說：「酒我可不吃，吃醉了，遇見老虎，就不能治了。」閻勇說：「我們敝處可沒有什麼出色的土產，就是透瓶香酒，普天下哪裡也不行。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，也沒有別的事了，天氣已晚，也不用走了，就住在咱們店中，明天再走。今天咱們盡醉方休，兄台如不嫌棄，還要結義為友哪。」徐良無奈之何，只可點頭。頃刻間排列杯盤，徐良當中落座，閻家兄弟執壺把盞，每人先敬了三杯，然後各斟鬥杯，有店中人來回斟酒。徐良素常雖個喜歡吃酒，今日這酒真是美味，不怪人家誇贊，自己也想開了，今日放量開懷，明日仍然是不喝。左一杯右一杯，三人吃著酒，就談論些個武藝，馬上步下，長拳短打，直吃到天交二鼓，把徐良吃了一個大醉，身軀亂晃，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，東一句西一句，也不知說些什麼。人家要與他豁拳行令，別瞧徐良是那樣聰明，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。閻家兄弟見徐良真醉了，徐良說：「我可實在不行了，你們別讓我喝了，老西的腦子內，都是酒了。」閻家兄弟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就歇息去罷。」徐良問：「我在哪裡安歇？」閻家兄弟說：「後面有三間廳房，前後的窗戶，最涼爽無比。」徐良說：「很好。」叫伙計提著燈籠，徐良一溜歪斜，閻家兄弟攙著他，這才到了後面。三間上房，前後俱是窗戶，迎面一張大竹牀，兩張椅子，一張八仙桌，就叫他在此屋內睡。徐良問：「後面有女眷沒有？要有女眷，我可不敢，如沒有女眷，我可要撒野了。」閻勇問：「兄台，怎樣叫撒野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把衣裳脫了，涼爽涼爽。」閻勇說：「聽兄台自便，後面並無女眷，我們不陪，少刻與兄台烹一壺茶來。」徐良說：「很好。」就把衣裳脫下來了，赤著背膊，連鏢囊、花裝弩、袖箭、飛蝗石囊、大環刀，一並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，頭巾也摘下來，自己一斜身，就躺在竹牀之上。酒雖過量，躺下仍然睡不著，翻來覆去，心中著火一般，酒往上一湧，躺著不得力，復又坐起來了，坐著不得力，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。到院內被風一吹，心中很覺得爽快，心中稍微安定，只覺得一陣困倦。這可要到屋內去睡，將要上階台石，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晃，自己又一細瞧，蹤跡不見，心中一動，莫不成吃醉了酒，眼都迷離了？自己晃晃悠悠，來到屋中，往竹牀上一躺，把兩隻眼睛一閉，枕著他的衣服就沉沉睡去。

別看徐良這一趟出去，可不承望嚇跑了兩個刺客。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？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主，一個叫金永福，一個叫金永祿，皆因擂台上嚇跑，直奔陝西朝天嶺去。行至朝天嶺，見著王紀先與王紀祖，就把團城子的事情，對著他們學說了一遍。王紀先說：「賢弟原來為我們涉一大險，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？」永福、永祿二人，全說不知。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，這兩人回梅花溝，因是這一天正在店內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，說：「出了打虎的壯士了。」金永福、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，一見正是徐良，把金永福、金永祿嚇了一個膽裂魂飛。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，這可是仇人，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。金永福問金永祿：「你打算怎麼樣辦理？」金永祿說：「前去行刺。」金永福說：「我也打算這個主意。」金永祿說：「我去。」金永福說：「不能，還是我去。」二人謙讓了半天，這才一路前往。晚間天交二鼓，二人換了夜行衣靠，背著單刀，奔閻家店而來。到了閻家店，躍牆而進，但不知徐良睡在什麼所在，兩個人到後院西房的後坡，將要往前邊一縱，正遇徐良出來，就把這二賊嚇跑，復又躡到後坡去了。二人低低言說：「這個老西，他是看見咱們，還是沒看見咱們？」金永福說：「他又不是個神仙，你看他那樣形色，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。必是他打虎有功，閻家兄弟拿酒把他灌醉了。他如真吃酒醉了，那可是鬼使神差，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！你給我巡風，我進去殺他。」金永祿點頭，二人等了半天，噹噹當，正打三更，二人復又躡到前坡，急忙又躡回去了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店中伙計，奉了店東之命，泡了一壺茶，與徐良送茶來了。伙計拿著茶，到屋中用燈一照，徐良在竹牀之上已經睡熟，又不敢驚動於他。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。伙計拿了燈籠正要一走，那燈忽然自己滅了，把伙計嚇了一身冷汗，往外撒腿就跑。伙計心想，又沒有風，怎麼這個燈無故滅了，別是鬧鬼罷？到了前邊，告訴掌櫃的，這個事情詭異，被閻勇罵了一頓，嚇的他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。再說金永福、金永祿二人，又等了半天，仍然到了前坡，悄悄的聽著，像是打呼聲音，料著徐良大概睡熟了，二人躡下西房，永福在前，永祿在後，將到階台石，永福把刀亮將出來、永祿也把刀拉出來，二人往屋中一躡，要一齊下手。忽見那竹牀往上一，牀下有人說：「刺客到了。」徐良由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。徐良躡下牀來就追，追在院內，忽見有兩條黑影躡上西房，自己要往房上一追，一想手無寸鐵，又沒拿著暗器，趕緊回來取刀，進至屋中一找，鏢囊衣襟蹤跡不見。不知這些物件哪裡去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